第43卷 第1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3, No.1
2006年1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06

唐传奇《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

周以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日本江户时代刊刻的佛教故事集《诸佛感应见好书》中有一则赞颂"观音利益"的故事,在故事情节和叙事手法方面套用了我国的唐传奇《离魂记》。《离魂记》在我国有多种版本流传,而《见好书》的作者以及日本禅僧们有关《离魂记》知识的来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禅宗典籍《无门关》在日本的流布,而给日本禅林接受唐传奇《离魂记》助一臂之力的是禅僧的注释书——《无门关抄》。

关键词:唐传奇《离魂记》;禅僧;《无门关》;《太平广记》;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068-06

一、引 言

日本江户时代享保十年(公元1726年)刊行了一部佛教故事集,题为《诸佛感应见好书》(以下简称《见好书》),全书共两卷,收集了二百四十三则佛教故事,每则故事短小,最长不超过一千字,最短仅45字而已(均不计标点符号)。[①]该佛教故事集的第十一至第四十三则故事具有同一个标题,即"观音利益"。《见好书》中统一于"观音利益"主题下的这33则故事都围绕着不可思议的"观音大士的慈悲力"[②]而展开叙述的,其题下的最后一则故事,即第四十三则故事的情节梗概是这样的:

从前,山城国(现在的日本京都府南部)有男女七个人去巡礼。其中一个女人的侄女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却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临出发前,由于女子父母的阻碍,不能与其姨妈一道上路,卧病在床,病情日益加重。第二天清晨,女子的姨妈与其他六个人出发,正在谈论侄女的事的时候,从后面传来"姨妈"的叫声,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十三岁的侄女。原来其姨妈出发去巡礼的那个清晨,女子病重不治身亡,于是其父母拜托僧人将其下葬。女子的姨妈在巡礼途中听说自己的侄女已经病亡,大家非常惊讶。不久,一行人回到家,这个女子也无恙而归。女子的父母异常吃惊。这时,为女子下葬的僧人掘开坟墓,只见里面只有根金刚杖而已。

通过作者最后的总结,我们可以知晓,这个前所未闻的奇异故事无非是为了讲述观音利益的难得并称赞佛德的有为而已,由此,佛教故事的色彩凸现了出来。如果我们抛开这个重彩涂抹的宗教色彩的话,那么因病去世的女子竟然能够安然无恙地与众人一道去参加巡礼的设定,应该说是颇有些怪异小说的味道的。换句话说,由于父母亲阻止年幼的女儿去巡礼,女儿不得不采取分身的形式去完成自己信仰的实现,因此,这则故事可以纳入"分身故事"的类型。

以"分身"为主题的故事在中日文学史上可以找到不少,其中,唐传奇《离魂记》应该说是这类故事中的影响较大者。

二、唐传奇《离魂记》与"观音利益"故事

《离魂记》最初见于《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

收稿日期:2005-09-10
作者简介:周以量(1964—),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

① 参见[日]国会图书馆藏《诸佛感应见好书》(编号124—208)刻本,排印本收入于[日]西田耕三校订《佛教说话集成(一)》中,由[日]国书刊行会于1990年出版。以下《见好书》的引文均出自该排印本,不一一出注。

② [日]西田耕三校订:《佛教说话集成(一)》,[日]国书刊行会,1990年,第61页。

记》)卷三百五十八(神魂一),题为"王宙",注出《离魂记》。故事在叙述倩娘追随"常私感想于寤寐"的王宙前往蜀地时,由于父母亲的阻挠,只好使用"分身术",即用离魂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观音利益"中的"巡礼女子"与此有相同的结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个个人的意愿由于受到阻碍,不能够得以正常实现时,尤其是处于弱势的人们无法从正面与强权作抵抗时,只能通过分身来达到实现愿望的目的。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倩娘也好,"巡礼女子"也罢,都采取了同一种方式——生病。

在"观音利益"故事中,"巡礼女子"因年少未能得到出远门去巡礼的应允,其母亲甚至还根据她的意愿,给她定下姻缘。根据上下文,这个描述虽然似乎起到了迫使"巡礼女子"下定巡礼的决心的作用,却使人不得不疑窦丛生:整个故事中,"巡礼女子"何曾有过结婚的愿望?此其一;为了使"巡礼女子"打消参加巡礼的念头,提出结婚话题的意义何在?此其二;其三,当"巡礼女子"听说了让她结婚的事情后,而只是说了句"无情的母亲,实现信仰,为什么有老少的区别?"对结婚一事为什么没有丝毫的反应?

在《离魂记》中,"端妍绝伦"的倩娘年幼时就与"幼聪悟,美容范"的王宙定下姻缘,两人长大以后,由于倩娘的父亲张镒的变卦,使得女儿"郁抑",外甥"恚恨",最终两人离别。在这里,姻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情节要素。然而,这个故事类型在"观音利益"故事中却并不是必需的,进一步说,在这个宗教性的文本中加入姻缘故事类型甚至是游离于文本的。

五年后,当倩娘思念父母,与王宙双双从蜀地回家乡衡州的时候,并不是一道直接进家门的,而是王宙"独身先至镒家",张镒听说倩娘现在船中,异常吃惊,"使人验之",然后,室中患病的倩娘听到后,"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门与船中倩娘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

"观音利益"故事中,"巡礼女子"巡礼回家,也并没有直接进入家门,而是由她的姨妈让其父母亲派遣人马来迎接,在这个细节的设定上,两则故事有极大的相似性。诚然,最后的结局,"观音利益"故事与《离魂记》大不相同,这是这则佛教故事为了迎合其宗教性目的的需要而设定的。

三、《离魂记》与禅僧公案集《无门关》

《广记》大约在日本的镰仓时代(1185—1333)前期就已经传入日本,此后,《广记》得到广泛的接受,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广记》的受容情况有了更大的普及,然而,《见好书》的作者是否阅读到《广记》,因没有确切史料的记载,所以无法断定。

《见好书》的作者是猷山,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根据《佛教说话集成》(一)书后的"解题",[①] 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的大致生平:他是日本曹洞宗的僧人,全名猷山石髓,曾任壹岐(现在日本长崎县壹岐郡)如意山华光寺的第十一代住持,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日本享保十六年(1731)三月圆寂。[②]

从这个简短的记述中,我们的确不能断定猷山是否有过阅读《广记》的体验,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见好书》的作者对《离魂记》毫不知晓的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离魂记》在日本的接受还有另外一个途径,这就是禅僧的公案书——《无门关》。

《无门关》是我国宋代无门慧开(1183—1260)编纂的一部公案集,日本建长六年(1254,我国南宋宝祐二年)由日本纪伊国由良兴国寺的开山法灯圆明国师(又称无本觉心,1207—1298)带入日本,从此在日本禅林内外广泛传播开来。[③]

《无门关》共收录了四十八个公案,"倩女离魂"出自该书的第三十五则公案,其全文如下:

① "解题"的作者是该书的校订者〔日〕西田耕三。

② 这段生平是〔日〕西田耕三根据现藏日本长崎县立图书馆的〔日〕山口麻太郎书写的《华光寺开山并开基时代记》以及《壹岐国风土记》(七十七)而转述的。参阅〔日〕西田耕三校订:《佛教说话集成(一)》,国书刊行会,1990 年,第 532 页。

③ 参阅〔日〕西村惠信校注:《无门关》解说,岩波书店,1994 年,第 205 页。

三十五、倩女离魂

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那个是真底?"

无门曰:若向者里悟得真底,便知出壳入壳,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乱走。蓦然地水火风一散,如落汤螃蟹,七手八脚。那时莫言不道。

颂曰:云月是同,溪山各异。万福万福,是一是二。①

《无门关》中许多的公案都如同这则一样,把公案的材料简洁并直截了当地放在读者或听众面前,隽永而且明快。

这则公案虽然没有用过多的语言涉及到唐传奇《离魂记》,但它的语言背景里无不透露着《离魂记》的信息。

以简洁明快为特征的《无门关》作为一个公案集不涉及"倩女离魂"的原典——《离魂记》——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禅僧们在传授《无门关》时或者给《无门关》加以注释时却不得不提及这个唐传奇的原典,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翻一翻日本禅僧们的注释笔记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四、《无门关抄》中的《离魂记》

在日本,室町时代中期至江户时代初期的僧人们对汉语典籍加以注释的笔记叫做"抄物",像《无门关》这样的汉语公案集的注释笔记当然也属于"抄物"的范围。从内容上看,《无门关》具有简洁、明快、凝练等特征;从结构上看,它的每则公案都是为修禅悟道之人有序地排列在一起的,这使得这部典籍成为参禅者的入门性著作,因而它在日本被刊刻和注释的次数比其他公案集要多。

据调查,到江户时代为止,日本流布的、有确凿收藏者的《无门关》的注释笔记——即"抄物"——就有三十余种②,而其中由曹洞宗的僧人们注释或抄写的——即所谓的"洞门抄物"——《无门关抄》现在大约传存有十七种。③

例如,有一部抄写者不详的《无门关抄》,据推测抄写于日本天文末年(1555)至永禄年间(1558—1570)之间,④其第三十五则的全文如下:

张镒家衡阳,幼女倩娘,端妙绝伦,见外甥[所谓外甥,母方的亲戚也]王宙美容范,尝戏云:"后以小妻君会。"镒云有幕像之选。女闻不乐,宙亦生恨。赴上国,登舟行数里。夜半有一人,岸上跚跚来,乃倩娘也。宙喜陪道入蜀。居数年,生二子。倩思其父母,遂命舟皈衡阳。至州,宙先诣谢。镒愕然云:"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促使验之。倩娘见在舟中,女出迎翕然为一体。翕者,合也,聚也。陪者,随也,伴也。甥,妍妹子也。⑤

此外,日本天文二十四年(1555)四月抄写的《无门关抄》在"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那个是真底?"句后有双行夹注,文句与上引文字大致相同。⑥

进入江户时代,比如有锬岑快牛编撰的《无门关抄》,这是一部撰写于日本延宝六年(1678)的抄物,其"三拾五 倩女离魂"的全文是这样的:

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那个是真底?师话云:有居事。衡阳张镒外甥王宙。张镒之幼女倩娘端妙绝伦,见美,戏云:我当嫁彼。张镒以王宙有宾像之选,倩娘不肯。王宙恨皈生国。于旅泊倩娘冉冉而来,王宙伴皈生国。果生二子。倩娘思衡阳父母,倩娘于舟中,王宙行张镒处,张镒见王宙云:我倩娘病在闺中,欲会你。舟中倩娘走相迎,两女合一合,成一体。⑦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册。

② 参阅[日]樱井秀雄监修、中尾良信编辑:《禅籍善本古注集成 无门关》解题,名著普及会,1983年。

③ 参阅[日]柳田征司著:《作为室町时代语言资料的抄物研究(上册)》,武藏野书院,1998年。这里所说的十七种包括出于曹洞宗僧人之手的《无门关抄》十五种以及在曹洞宗僧人的影响下编撰的《无门关抄》两种。

④ 参阅[日]古田绍钦编:《松冈文库所藏禅籍抄物集》解题,岩波书店,1976年。

⑤ 抄本,一册,题签云:"无门关 心月住才应注解写全",松冈文库所藏。[ ]中文字为该抄本的书眉注释。参阅[日]古田绍钦编:《松冈文库所藏禅籍抄物集》,岩波书店,1976年。

⑥ 抄本,一册,二十九叶,[日]吉川泰雄所藏。参阅《洞门抄物与国语研究(资料编)吉川泰雄氏藏 无门关抄》,樱枫社,1976年。

⑦ 抄本,六十一叶。参阅[日]驹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研究室编:《无门关抄》,汲古书院,1976年。

较诸《广记》中收录的《离魂记》文本,这个注释不仅在语句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还有一些改变原意的地方。除了上面所举几种抄本外,《无门关抄》还有一些刻本,如日本宽永元年(1624)刊刻的《无门关钞》(又叫《春夕钞》)等,其注释第三十五则的内容大致都不超出上述两例的范围。

出自曹洞宗僧人之手的《无门关》在"抄物"中居多数的情况说明了这部典籍对曹洞宗来说是一部重要的悟道的公案集。前面提到,《见好书》的作者猷山是个曹洞宗的僧人,长期在华光寺作住持,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在猷山的一生中,都致力于讲颂《法华科注》、《无门关》、《因果经》和《父母恩重经》等。[①]其中《无门关》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见好书》的作者猷山极有可能通过《无门关》而了解到《离魂记》。

五、《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

在诸多丛书中所收录的《离魂记》均出自《广记》,除了个别的地方有异文外,内容与《广记》相差无几。然而,我们看上面所举"抄物"的《离魂记》的本文,就会发现在大致情节上虽与《广记》无异,但在故事的详细程度上有较大的距离,并且在具体的语句方面可以发现很多异文。例如:

1、《广记》中云,张镒"因官家于衡州",然而,"抄物"中的"衡州"均作"衡阳",尽管"衡州"与"衡阳"同辖一个地区,但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是有一字之别的。[②]

2、《广记》中云,由于王宙"幼聪悟,美容范",因而,"镒常器重",每次都说:"他时当以倩娘妻之";而在"抄物"中,则是开玩笑地说(戏云):"后以小妻君会。"这里的异文一目了然。

3、《广记》中,倩娘与王宙"连夜遁去"后,比平时更加加倍地赶路,几个月后到达蜀地,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年,而且还生了两个儿子;在"生两(二)子"方面,"抄物"与《广记》不异,但对在蜀地滞留的时间没有进行具体的叙说,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居数年"。

像这样的异文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抄物"并不是根据《广记》而引述《离魂记》的结论,换句话说,《离魂记》在禅林中的接受很有可能是通过《广记》以外的文本而得以实现的,这个《广记》以外的文本其实就是同样编纂于宋代的小说集——《类说》。

《类说》卷之二十八中收录了《离魂记》,它是作为《异闻集》中的一篇而收录的,题目就叫《离魂记》,其全文如下:

> 张镒家于衡阳郡,女倩娘,端丽绝伦。镒外甥王宙,美容范。镒尝戏曰:"后当以小妻君会。"镒有宾僚之选者,欲求适之。女闻而郁抑,宙亦恚恨,潜赴上国。登舟数里,夜半,岸上有一人冉冉而来,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道入蜀。居数年,生两子。倩思其父,曰:"吾昔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今若何?"宙曰:"无虑。"遂命舟楫俱归衡阳。至州郭,宙独诣镒,拜谢女负恩义而奔。镒愕然曰:"何女也?"宙曰:"倩娘也。"镒曰:"病在闺中数年。"宙曰:"见在舟中。"镒使验之,见倩娘在舟中,疾走报镒。家人以状告室中女,女喜而起,笑而不言。倩娘下车,家中女出迎,翕然二形合为一体。镒曰:"自宙行,女不言,常如醉状,信知神魂去耳。"女曰:"实不知身在家。初见宙抱恨而去,某以睡中怆惶走及宙船,亦不知去者为身耶,住者为身耶?"[③]

与《广记》相比,《类说》的这段文字简略,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删削了不少原文,是个节录本。

把这段文字与"抄物"相对比,就会发现不仅在内容上两者相接近,而且"抄物"与《广记》的许多异文都与《类说》相吻合(如上文划线部分),因

① 猷山的这段经历是〔日〕西田耕三根据现藏日本长崎县立图书馆的〔日〕山口麻太郎书写的《华光寺开山并开基时代记》以及《壹岐国风土记》(七十七)而转述的。参阅〔日〕西田耕三校订《佛教说话集成(一)》,国书刊行会,1990年,第532页。

②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六"上 衡州"云:"春秋、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二汉属长沙、桂阳二郡。吴置湘东、衡阳二郡。晋、宋、齐、梁、陈皆因之。隋平陈,省二郡,置衡州。大业初,州废,置衡山郡。唐武德四年曰衡州,天宝元年曰衡阳郡。皇朝因之。今县五。"据《四库全书》本。

③ 据〔日〕内阁文库所藏《类说》(六十卷、三十册)本。

此,可以断定禅僧们引用《离魂记》是以《类说》为底本的,这个推断我们还可以从禅僧本人的记述中加以印证。

例如,在日本庆安三年(1650)刊刻的规伯玄方的《禅宗无门关私钞》(又称《自云钞》)中,对"倩女离魂"的故事有以下的说明:

> 此话"五祖(法)演章"、《会元》、《传灯》并不见。载于《正灯录》。《正灯录》六"五祖(法)演章"记云:《类说》"离魂记"云,……

此外,像日本延宝三年(1675)刊刻的《禅宗无门关钞》(又称《西栢钞》)、日本宝永三年(1706)由乙止抄写、竺严梅仙注释的《禅宗无门关注》等中都提及《类说》中所收录的"离魂记"。由此可知,日本的禅僧们正是依据《类说》中的"离魂记"而对《无门关》施加注释的。

毋庸置疑,《类说》中收录的"离魂记"在日本禅林广为熟知。其实,《广记》中收录了《离魂记》一事在禅僧之间也并非无人知晓。日本宽永十四年(1637)刊刻的《禅宗无门关抄》(又称《万安抄》)在引用了《离魂记》之后(这段引用也与《类说》中的《离魂记》几乎同文),还说道:

> 此由来在《太平广记》可考也。

对《广记》的熟知程度由此可见。

这里有必要再一次提及《西栢钞》。在"《类说》'离魂记'略云"之后,《西栢钞》引述了"倩女离魂"的故事,紧接着就有这样一句:

> 《太平广记》并《剪灯新话》大同小异。

日本的禅僧们不仅仅了解《广记》,甚至于连《剪灯新话》中引用"离魂记"的事实他们也都了然于心。实际上,在《西栢钞》之前刊刻的《自云钞》中已经有了"《剪灯新话》上'聚景园记'云"的记述,对《剪灯新话》注释中引用的"离魂记"作了转引,引文如下:

> ○《剪灯新话》上"聚景园记"云,清河张镒季女倩娘,镒尝许外甥王宙为妻。既而悔之,欲嫁宾僚之贤者。女闻之郁抑,宙亦深恨。赴京师,至山郭。夜半忽闻有人行声,问之,遂匿于船,至蜀凡五年,遂与还归。既至,王宙独先到镒家,谢其事。镒曰:"吾女病在闺中,何其诡说。"宙曰:"见在舟中。"镒使人验之,果然。使者还报。室中病女闻而喜起,出相迎,合为一体。

检日本内阁文库藏《剪灯新话句解》刻本,这段文字与其中卷上第八则"滕穆醉道聚景园记"中的注释如出一辙。通过比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剪灯新话句解》中所引用的"离魂记"的文辞虽然比较简略,但非常接近《广记》的文本。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禅僧们不仅通过《类说》了解到唐传奇《离魂记》,并利用《离魂记》对禅宗典籍《无门关》进行了解读,而且还对《广记》中收录了《离魂记》的情况了然于心,甚至对《剪灯新话句解》中利用《离魂记》进行注释的细节也同样熟悉,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禅僧们所具有的《类说》、《广记》和《剪灯新话句解》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到我国典籍在日本流布和接受的一个侧面。

我国的唐传奇《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广为接受的史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禅宗典籍《无门关》在日本的流布,给其接受助一臂之力的当然要属禅僧的注释书(即"抄物")——《无门关抄》。

附记:文中所引《无门关抄》(即《春夕抄》)、《禅宗无门关私钞》(即《自云钞》)、《禅宗无门关钞》(即《西栢钞》)、《禅宗无门关抄》(即《万安抄》)以及《禅宗无门关注》等,使用的文本均出自〔日〕樱井秀雄监修、中尾良信编辑:《禅籍善本古注集成无门关》(名著普及会,1983年影印本)一书,但省略了日语的旁训,标点和划线部分为笔者所加。

Adoption of the Tang legend Li Hun Ji in Japanese Zen Buddhism

ZHOU Yi-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do Period there is a story "the Benefit from Guanyin" carried in *Shobutu Kann Kenk sho* (a Japnese book about Benefits from the Buddhisattvas), a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tories. The plot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s of the story imitates those in Chinese Tang legend *Li Hun Ji*, which have various editions in China. The author of the *Shobutu Kannô Kenkôsho* and other Japanese Zen Buddhists acquired the knowledge largely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Zen sect's book "*Wu Men Guan*". Yet the forces that made the book well accepted by the Zen Buddhists are from the annotated books, "*Mumonkan-shô*".

Key words: Tang legend *Li Hun Ji*; Zen Buddhists; *Wu Men Guan*; *Tai Ping Guang Ji*; adop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

本刊邮购启事

本刊从 2005 年起,在装帧质量方面有很大改进,印刷成本也相应提高,因此,本刊 2006 年定价有所调整,每册 15 元,全年价 90 元。

错过 2006 年邮局征订时机的读者,可直接汇款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邮编 100871)邮购,请在汇款单上注明邮购的期数。本刊长年免费办理邮购业务。

另,本刊 2005 年过刊还有少量剩余,为了答谢广大读者,本刊决定以作者优惠价 7 折出售,即每本 8.4 元,全年价 50 元(7 折后优惠)。欲购者从速,售完为止。

本刊编辑部

2006 年 1 月 10 日